

THE
HITCHHIKER'S GUIDE
TO THE
GALAXY



DON'T
PANIC

银河系搭车客指南

The Hitchhiker's Guide to the Galaxy

〔英〕道格拉斯·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THE
HITCHHIKER'S GUIDE
TO THE GALAXY



银河系搭车客指南

The Hitchhiker's Guide to the Galaxy

[英] 道格拉斯·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河系搭车客指南/(英)亚当斯著;姚向辉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7

书名原文: The Hitchhiker's Guide to the Galaxy

ISBN 978-7-5327-5468-7

I. ①银… II. ①亚…②姚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 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1108 号

Douglas Adams

The Hitchhiker's Guide to the Galaxy

Copyright © Serious Productions Ltd., 1979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10-259 号

银河系搭车客指南

[英]道格拉斯·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

责任编辑 / 张吉人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4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5468-7/I·3199

定价: 26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4742977

引子

在银河系西旋臂少人问津的末端、未经勘测的荒僻区域深处，有一颗无人理睬的小小黄色恒星。

以约莫九千两百万英里半径绕其旋转的，是一颗彻底无关紧要的小小蓝绿色行星，这上面从猿猴繁衍而来的生命形式原始得让人吃惊，居然还以为数字式电子表是什么很高明的主意。

这颗行星有(更确切的说法：曾经有)个问题，那就是：星球上的绝大多数居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开心。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许多解决方案，但绝大多数基本上都和某种绿色小纸片的流动相关。这可真是怪事一桩，因为从头到尾不开心的又不是绿色小纸片。

于是乎，问题依然如故；很多人过得一塌糊涂，其中

大部分更是生不如死，连戴数字式电子表的也不例外。

很多人越来越认为，当初从树上下来已是大错特错。有些人甚至说连上树这一步都不对，一开始就不该离开海洋。

于是，距离某君因为说大家都该换换思路、与人为善而被钉在树上约两千年后的某个星期四，有位姑娘独自坐在里克曼沃斯的小咖啡馆里，忽然领悟到一直以来究竟是哪儿出了岔子。她终于知道了怎样把这个世界变成和谐欢乐的好地方。这次的解决方案很正确，能成功，也不会有人被钉在任何东西上。

可令人悲哀的是，在她有机会找到电话告诉别人之前，一场恐怖而愚蠢的大灾难陡然降临，她的想法因此永远湮灭。

这个故事与她无关。

这个故事与那场恐怖而愚蠢的大灾难及其种种后果有关。

这个故事还和一本书有关，这本书名叫《银河系搭车客指南》。它不是地球书，从未在地球上出版过，直到那场恐怖大灾难降临为止，也没有哪个地球人见过甚至听说过这本书。

然而，这本书实在是非同凡响的圣品。

说真的，这恐怕是小熊星座那些出版业巨头推出过的

最非同凡响的书籍了，当然，也没有哪个地球人听说过这些巨头的名字。

这本书不止是非同凡响的圣品，同时也获得了极大成功——比《天国家庭护理百科全书》更流行，比《零重力下五十三件必做之事·续》更畅销，比欧龙·克鲁飞名噪一时的哲学三部曲《上帝错在哪里？》、《上帝的更多大错误？》和《上帝这家伙究竟是谁？》更引人争议。

在银河外东沿区更加悠闲处世的许多文明世界里，《搭车客指南》已经取代了《大银河系百科全书》的地位，成为所有知识和智慧的标准储藏库，因为尽管此书冗余颇多，且收纳了为数不少的杜撰篇章（至少也是缺乏实据的谬误猜想），但在两个重要方面胜过了那部历史更悠久、内容更无趣的著作。

首先，价格略便宜。其次，封面上用既大且友善的字体刻印了“别慌”二字。

言归正传，那个恐怖而愚蠢的星期四、其非比寻常的种种后果，以及这些后果如何与这本非同凡响的书籍产生了难分难解的纠葛——这些故事的开端却非常简单。

故事开始于一幢屋子。

这幢屋子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庄边缘的缓坡上，放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英国西南部^①农田。这幢屋子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平平常常，房龄快三十年了，矮胖短粗，方头方脑，砖木结构，正面的四扇窗户不管是尺寸还是比例都或多或少地让人看了不舒服。

唯一觉得这幢屋子有啥特殊的人叫亚瑟·邓特，唯一觉得特殊的原因是他凑巧住在屋子里。自打搬出逼得他心情紧张、暴躁易怒的伦敦后，邓特在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三年。顺便提一句，他三十来岁，高个儿，黑发，从没有真正怡然自得过。最常让他烦心的事情是人们总要问他到底为啥一脸烦心的样子。他在本地电台做事，最常告诉朋友的话是这份工作比他们想象的好玩很多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因为他的大多数朋友都从

事广告业。

星期三夜里大雨如注，浇得乡间小路湿滑泥泞，但到了周四早晨，太阳最后一次照耀亚瑟·邓特的屋子时，天空晴朗，光线明媚。

此刻的亚瑟还没记起来，镇议会想拆掉这幢屋子，在原址修建一条公路旁道^②。

星期四早晨八点，亚瑟的感觉不怎么好。他迷迷糊糊醒来，起床后迷迷糊糊地在卧房里兜了一圈，打开窗户，看见推土机，找到拖鞋，踢踢踏踏地走进卫生间洗漱。

把牙膏挤在牙刷上——挤好了。刷牙。

修面镜对着天花板，他扶正镜子。镜中闪过卫生间窗外的又一辆推土机。调整角度，镜子出现亚瑟·邓特的胡须茬。刮好脸，洗净擦干，他又踢踢踏踏地走进厨房，想弄些可口的食物填进嘴里。

水壶，插头，冰箱，牛奶，咖啡。哈欠。

“推土机”这三个字在脑海里游荡，寻找着与之匹配的概念。

厨房窗外的推土机可真大呀。

① 西南部(South Country)：特指英伦本岛的西南部区域。——译者

② 旁道(bypass)：绕过交通阻塞区或交通不畅区的捷径式公路。——译者

他盯着推土机。

“黄色”，他想到，踢踢踏踏地走向卧室穿衣服。

经过卫生间，他停下来喝了一大杯水，然后又接了一大杯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宿醉未醒。为什么会宿醉？昨天晚上喝酒了吗？估计肯定喝了。修面镜里有什么一闪而过。“黄色”，他一边想，一边踢踢踏踏地继续走向卧室。

他站住了，仔细回想。酒馆，心想。噢，天哪，酒馆。他模糊记得自己被某件似乎很重要的事情惹得非常、非常生气。他在对别人倒苦水，长篇累牍地倒苦水，想必如此吧，因为最清晰的视觉记忆是其他人脸上迟钝的表情。这件事情和新的公路旁道有关系，他才刚刚发现不久。消息传来传去已经好几个月，但似乎没有人弄明白过。太荒唐了。他又喝了一大口水。事情将自行解决，他最后下了结论，谁需要公路旁道啊？谁也不会支持镇议会。事情总能自行解决。

上帝啊，他给自己惹了多么可怕的一场宿醉。他望着穿衣镜中的自己，伸出舌头。“黄色”，他想到。“黄色”这个词在脑海里游荡，寻找与之匹配的概念。

十五秒后，他已身处屋外，躺在驶向花园小径的巨大黄色推土机前。

正如俗语所说，L·普罗瑟先生不过是个凡人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从猿猴繁衍而来的碳基二足生物。更确切地说，他四

十岁，肥胖，邈邈，替镇议会工作。有一个细节颇堪玩味：尽管其本人并不知情，但他确实是成吉思汗的父系直系后代，只是被世代交替和种族融合彻底篡改了基因，蒙古血统的外貌特征消失殆尽，伟大先祖的遗赠如今只剩下格外茁壮的腹部和对毛皮小帽的偏爱。

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伟大的战士，而只是一个紧张兮兮、忧心忡忡的人。今天的他格外紧张，格外忧心，因为他在工作中遇到了巨大无比的麻烦，这所谓的工作是要确保在日落前铲平亚瑟·邓特的屋子。

“邓特先生，起来啦，”他说，“你赢不了的，这你也清楚。总不能一辈子躺在推土机前面吧？”他竭力让双眼喷出凶狠的火光，却怎么也做不到。

亚瑟躺在烂泥中，对他发出嘎吱嘎吱的压泥声。

“我跟你耗上了，”他答道，“看看是谁先生锈。”

“很抱歉，你必须接受现实，”普罗瑟先生抓住毛皮软帽，在头顶上一圈一圈地转，“这条旁道必须修建，马上要开始修建了！”

“前半句我听说过，”亚瑟说，“请问为啥必须修建？”

普罗瑟先生气得对他戟指相向，点了几下才收起来。

“为啥必须修建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，“这是一条旁道啊，难道还能不修旁道不成？”

旁道是一种设施，帮助某些人以极高的速度从 A 点冲到 B

点，同时让另一些人以极高的速度从 B 点冲到 A 点。住在上述两点之间某处 C 点的人经常要大惑不解，A 点究竟有啥了不起的，能让那么多 B 点的人非得心急火燎往 A 点赶，而 B 点又有啥了不起的，要让那么多 A 点的人非得心急火燎往 B 点赶。C 点的人经常祈祷，希望大家都能一了百了地搞清楚他们到底想要干啥。

普罗瑟先生想去 D 点。D 点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，只是一个远离 A、B、C 三点的方便去处。他打算在 D 点弄一幢舒适的乡村木屋，门背后挂着斧头，到 E 点愉快地消磨大把时光，E 点是离 D 点最近的酒馆。他老婆无疑想种攀缘蔷薇，但他只想要斧头。他不知道原因，但他就是喜欢斧头。推土机驾驶员们纷纷投来嘲弄的坏笑，他的脸顿时红得发烫。

他的重心在两只脚之间换来换去，可无论如何都感觉同样不舒服。很显然，有人办事不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他祈祷那个人不是他。

普罗瑟先生说：“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有权在合适的时间内提出任何建议和抗议。”

“合适的时间？”亚瑟怒喝道，“合适的时间？昨天有个工人来敲门，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。我问他是不是来清洁窗户的，他说不是，他是来清除屋子的。更可气的是他没有立即说明，而是先擦了几扇窗户，收了我五块钱后才告诉我。”

“可是啊，邓特先生，建筑计划已经在镇上的规划办公室

存了九个月。”

“还有脸说？哼，一听说这事，昨天下午我立刻冲过去看。你们根本没花心思让大家注意建筑计划，对吧？都懒得真正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，对吧！”

“但计划早就在公示——”

“公示？我最后下到地窖里才找到！”

“那里就是公示办公室啊！”

“离了手电筒怕是啥也看不清楚！”

“呃，嗯，灯大概坏了吧。”

“楼梯也坏了对吧？”

“可你最后不也找到了那份通知书吗？”

“找到了，”亚瑟说，“的确找到了。公示？在一个上锁文件柜的最底层公示！文件柜塞在废弃的厕所隔间里，隔间门上还贴了个‘美洲豹出没注意’的标记！”

一朵云飘过头顶，把阴影投向冰凉烂泥地里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的亚瑟·邓特，也把阴影投向亚瑟·邓特的屋子。普罗瑟先生皱起眉头，盯着这幢屋子。

“这屋子又不是特别好。”他说。

“太对不住了，但碰巧我很喜欢。”

“你会喜欢新旁道的。”

“啊，闭嘴！”亚瑟·邓特说，“闭嘴，带着你该死的旁道给我滚开。根本没有人支持你们，你自己也清楚。”

普罗瑟先生张开嘴又合上，如此反复数次，他的脑海有一瞬间充满了难以名状但又极具诱惑力的幻象：大火吞噬了亚瑟·邓特的屋子，亚瑟本人则狂叫着一路逃离烈焰中的废墟，背上至少插了三根沉重的长矛。普罗瑟先生时常被类似的幻象侵扰，每次看到都让他分外紧张。他有几秒钟嗫嚅着说不出话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镇定。

“邓特先生。”他说。

“啥？怎么了？”亚瑟说。

“有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得告诉你。要是我命令推土机从你身上压过去，你知道推土机将受到多大的伤害吗？”

“多大？”亚瑟问。

“完全没有，”普罗瑟先生答道，他跺着脚走开了，紧张兮兮地琢磨脑子里为啥有一千个浑身长毛的骑手对他不停叫喊。

这个巧合相当有趣，因为“完全没有”也正是由猿猴繁衍而来的亚瑟·邓特对他最亲近的朋友——不是由猿猴繁衍而来、并非如其通常自称是吉尔福德人^①、实则来自参宿四附近某处一颗小小行星——的怀疑程度。

亚瑟·邓特对此从未起过半点疑心。

他的这位朋友在大约十五个地球年之前抵达地球，费尽周

^① 吉尔福德(Guildford)：英格兰东南的自治城市，位于伦敦西南。——译者

折让自己融入地球社会，必须承认他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。比方说，他花了十五年时间假扮失业演员，得到的结果颇为真实可信。

不过，他也犯过不动脑子的错误，在做准备研究的时候没怎么上心，搜集到的情报使他给自己取了“福特·大老爷”^①这样的化名，以求不引起注意。

他个头不矮，但没有高到引起注意的地步，相貌出众，但也没有帅到引起注意的地步，淡赤黄色的硬直头发从两鬓朝后梳，皮肤像是从鼻子附近向后揪紧。他这个人有什么地方略略不对头，但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里。也许是双眼眨动不够频繁，跟他说话时间长了，你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发酸流泪。也许是他笑起来嘴巴咧得太宽，让其他人精神紧张，惟恐他会扑过来咬自己的脖子。

他在地球上交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这个人不太正常，但也没有伤害性，是个有些古怪习惯的没规矩酒鬼。举例来说，他经常擅自闯进大学派对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在被扔出去之前肆意嘲笑眼前的任何一位天体物理学家。

有时候，他会陷入奇特的失神情绪，眼巴巴地仿佛被催眠了似的盯着天空，直到旁人问他在干什么为止。这时候，

^① 角色名(Ford Prefect)引自福特汽车公司的著名高端车型系列，1938年诞生，1961年停产，车型雍容典雅，有贵族气质，曾风行一时。福特误认为地球上的主要生物是汽车，见同名电影情节。——译者

他会如同犯罪当场被捉般吓一跳，然后松弛下来，咧嘴微笑。

“唉，就是找找飞碟而已，”他总这样打趣，所有人往往哈哈大笑，然后问他具体在找哪种飞碟。

“绿的！”他每次都淘气地笑着说。接着爆发出阵阵狂笑，忽然冲进最近的酒吧，猛喝一轮。

这种夜晚的结局通常来说都很糟糕。威士忌总弄得福特脑筋脱线，随便拖个姑娘缩在角落里，大着舌头解释说飞碟的颜色其实没那么重要。

离开酒吧，踉踉跄跄，半瘫不瘫地走在夜晚的街道上，他总要问路过的警察知不知道回参宿四怎么走。警察通常会这样说：“先生，您不觉得到这个点该回家了吗？”

“我正在努力回家，亲爱的，正在努力啊。”每逢此时，福特总是给出不变的答案。

事实上，他茫然凝望天空时的确在寻找飞碟，任何种类的飞碟都行。之所以说绿色，是因为绿色是参宿四贸易侦察船的太空辨识色。

福特·大老爷对任何种类的飞碟能在近期出现已经等得绝望了，十五年时间被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好受，地球这样无聊得让人大脑发霉的地方尤其如此。

福特之所以盼望飞碟能在近期出现，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召唤飞碟降落，让它搭他一程。他还知道如何以每天不到三十牵

牛星元的价钱饱览《宇宙胜景》。

事实上，福特·大老爷是一名流动调查员，为《银河系搭车客指南》这部非同凡响的圣品贡献内容。

人类的适应力惊人，到午饭的时候，亚瑟住处附近的生活已经步入常态。亚瑟接受了躺在烂泥里发出嘎叽嘎叽响声的角色，时不时还要提出见律师、找母亲和弄本好书看看的请求，普罗瑟先生接受了不停拿新花招试探亚瑟的角色，什么“牺牲小我成全大我”，什么“时代车轮滚滚向前”，什么“我的屋子也被拆过一趟”，什么“向前看别恋旧”，各式各样的威逼利诱层出不穷；推土机驾驶员则接受了坐在附近边喝咖啡边琢磨工会条例的角色，研究怎样才能将局势导向让他们得到财务优势的方向。

地球沿着日常轨道缓缓旋转。

太阳开始晒干亚瑟躺着的那片烂泥地。

阴影再次笼罩了亚瑟的身体。

“你好，亚瑟。”阴影说。

亚瑟抬起头，眯起眼睛抵挡阳光，讶异地发现福特·大老爷站在面前。

“福特！嘿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，”福特说，“喂，有空吗？”

“有空吗？”亚瑟惊呼道，“呃，我得躺在这些推土机和

其他东西前头，否则他们就要推平我的屋子，除此之外嘛……
呃，有空，其实也还挺空的，怎么着？”

参宿四地区没有讽刺挖苦这回事，福特·大老爷如果不集中精神，一般很难听出这种语气。他说：“那就好，有清净地方能聊两句吗？”

“聊什么？”亚瑟·邓特说。

福特有几秒钟全然忽视了他，呆呆地仿佛即将被汽车碾死的兔子那样望着天空。他忽然在亚瑟身旁蹲下。

“我们需要聊聊。”他语气急切。

“很好，”亚瑟说，“那就聊呗。”

“还得喝两杯。”福特说，“聊聊，喝酒，都是性命攸关的重要事情。现在。咱们去村里那家酒馆。”

他再次抬头望天，神情紧张，满脸期盼。

“喂，你没看明白吗？”亚瑟大喊。他指着普罗瑟说：“那家伙要推平我的屋子。”

福特困惑地瞥了普罗瑟一眼。

“呃，你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动手，对吧？”他问。

“但我不想让他动手！”

“啊哈。”

“我说，福特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”亚瑟说。

“没什么。没什么重要的了。听我说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你这辈子听过的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必须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必须